

数次登起点首页推荐，
起点中文网大神级作家府天力作——带给千万读者坚持、
信念与勇气！

信念与勇气！

府天
著

FUGUI
RONGHUA

富貴榮華



2

朱门燕

虽受贵妃青睐，皇帝关注，
然而，山重水复中周旋徘徊，
想要争得更自由生存空间的姐，
再也不能亦步亦趋！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起点女生网
www.qdmm.com

全球女性文学门户



富貴花

七
②

府天 著

朱門燕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富贵荣华②朱门燕 / 府天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91-8539-2

I . ①富… II . ①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3408号

富贵荣华②朱门燕

府天 /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2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8539-2

定 价 25.00元



【 目 录 】

第一章	名分	1
第二章	宠妃	5
第三章	书呆子	8
第四章	婚事	12
第五章	议亲	16
第六章	拒婚	20
第七章	成全	24
第八章	亲情	28
第九章	蹭饭的皇孙	32
第十章	兄弟和同盟	36
第十一章	变局	40
第十二章	群英荟萃	44
第十三章	选妃	48
第十四章	儿女情怀	52
第十五章	姊妹设计	56
第十六章	主母	60
第十七章	金童玉女贺芳辰	64
第十八章	寿礼见人心	68
第十九章	太子妃的赏赐	72
第二十章	忌惮	76
第二十一章	气势压人，此消彼长	80
第二十二章	碰壁的张昌邕	84
第二十三章	衣带有心，世子寻意	88
第二十四章	鞋底玄机，针锋相对	92
第二十五章	投鼠忌器	96
第二十六章	世子回信意深长	100
第二十七章	釜底抽薪	104
第二十八章	峰回路转	108

第二十九章	旧情难去	112
第三十 章	世子的反击	116
第三十一 章	粉墨登场	120
第三十二 章	同病相怜	124
第三十三 章	云鬓高鬟盼王孙	128
第三十四 章	变生肘腋	132
第三十五 章	受伤的世子	136
第三十六 章	天子亲探视	140
第三十七 章	君若鸿鹄妾如燕	144
第三十八 章	心有灵犀一点通（上）	148
第三十九 章	心有灵犀一点通（下）	152
第四十 章	好风凭借力	156
第四十一 章	心有千千结	160
第四十二 章	痴心不改	164
第四十三 章	图穷匕见	168
第四十四 章	败露	172
第四十五 章	杀鸡儆猴（上）	176
第四十六 章	杀鸡儆猴（下）	180
第四十七 章	敲山震虎	184
第四十八 章	太子与世子	188
第四十九 章	风雷乍起春雨疾（上）	192
第五十 章	风雷乍起春雨疾（中）	196
第五十一 章	风雷乍起春雨疾（下）	200
第五十二 章	册妃之始	204
第五十三 章	知己难求	208
第五十四 章	刺探私隐逢王孙	212
第五十五 章	却为你回头一顾（上）	216
第五十六 章	却为你回头一顾（下）	220
第五十七 章	胜负手	224
第五十八 章	鸡飞蛋打	228
第五十九 章	龙子凤孙，谁得满堂彩	232
第六十 章	回首又见他	236
第六十一 章	只言片语见真心	240
第六十二 章	捷报贺万寿，宫中婚旨来（上）	244
第六十三 章	捷报贺万寿，宫中婚旨来（下）	248



【第一章】

名 分

正月是一年到头最大的节日，正旦之后，便是从初八点灯，到正月十七落灯，整整十天全都是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的灯节。然而，这一年的正月京城，哪怕是民间的小民百姓，精神也都不在这一年一度可以痛快玩乐的节日上头，而在那高高的玉阙金台之中。

因为就在正月初六，一道旨意明发天下，立皇九子魏王为皇太子！

太子薨逝已经十多年了，东宫只有两位郡主，而且由于储位，年长的秦王和赵王之间曾经明争暗斗好一阵子，最后双双被皇帝封藩到了北边，在明眼人看来自然是失去了问鼎大宝的希望。剩下的年长皇子也曾经有不少心怀野望，可随着他们陆陆续续一个个婚配封藩，谁也看不出皇帝究竟偏向谁，朝中但凡敢提“立太子”三个字的文武大臣，全都没什么好下场。再加上这些年不少当年功臣一个个落马，皇帝越发独断专行，以致没人再敢提此事。

谁能想到，这虚悬多年的储君之位，竟落在了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魏王身上！而立太子昭告天下的旨意上，却有“受育于母后，受教于名儒”这样的字眼。联想到魏王生性仁厚宽和，对士大夫谦和有礼，对老勋贵敬意有加，和大多数皇子皇孙的做派都不同，朝中大臣惊愕过一阵子之后也就释然了。

魏王是养于先皇后膝下的皇子，生母是已故贵妃，如今年纪也已经三十有二，性情仁厚，自然会善待诸王兄弟；敬重文武功臣，不会像如今的皇帝那样再举起雪亮的屠刀来；母族人口凋零，妻族是寻常官宦，自然也就没有外戚的担忧；膝下有三个儿子，后继也算有人。从各方面来说，相较于当今皇帝身为马上得了天下的开国天子，魏王将来作为一位守成天子应该满够格了。

武宁侯府宁安阁正房后头的小佛龛前，太夫人按照惯例在佛前上了三炷



香，跪下祷告了好一阵子，旋即捻动着手中佛珠念了几遍经文，待到王夫人来搀扶她出去的时候，她才喃喃自语道：“终于是熬过去了！我还以为皇上会把这事情一直拖下去，结果皇上果然是关键时刻快刀斩乱麻，终于定下这门分来。昨日诸王朝过东宫，过了正月就要陆续出京，接下来就能有好长一段太平日子了。”

“可不是，老爷这次挂了副帅，和赵王殿下一块平叛辽东，这一仗若是打胜了，咱们顾家更是稳若泰山。”王夫人说着，脸上就露出了志得意满的笑容，随后才有些忧心地开口说道：“不过，此前皇上在除夕宴上提起过，日后皇子皇孙公主郡主的婚事，大可从身家清白的寻常人家当中选，而且这事儿就交给了淑妃娘娘和惠妃敬妃，如此一来，淑妃娘娘自己的淄王殿下还未婚配，倘若不能一碗水端平，只怕会招惹无数闲话出来。”

“好在太子已经定下了，淑妃管的这桩事情就算再麻烦，也不至于如先头那样瞩目。至于淄王殿下……”

太夫人沉吟良久，这才抬头看着王夫人道：“昨天东府来报，说是老大媳妇的情形很不好。大夫说捱过这个冬天已经是奇迹，断然撑不过这个夏天去。顾振那小子不捅窟窿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这孙子我只当没有，她也只能当是没这么一个儿子，可抒儿这丫头素来稳重得体，若再耽误下来却是可惜了。”

王夫人听着眉头一挑，却是不动声色地问道：“那娘的意思是……”

“水满则溢，如今老二起用，镇儿这个驸马素来颇受皇上信赖，铭儿在宫中为勋卫，武艺才干也都颇受好评，咱们西府再出一个王妃，与其说锦上添花，还不如说太扎眼了。而且……西府经过之前那一劫，毕竟是重新蒸蒸日上，皇上此前那番从民间选婚的话，显然不止是警告诸王公主，只怕也是对咱们说的。而东府即便没丢爵位，那个小孽障在，终究也难以重振家声，如此一来，抒儿配淄王其实还算合适。”

“娘的考虑一向周全。”

见王夫人虽如此说，面色却不太好，太夫人又摇了摇头叹道：“我这也是只想着抒儿，打算让老大媳妇能安心，淑妃和淄王殿下却未必肯，谁乐意摊上顾振那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况且，毕竟沾着一个顾字，皇上说不定会觉得顾家得寸进尺，我也只是心里想一想，对你随口提一提，只看是否有机缘罢了。倒是铭儿的年纪已经不小了，此前我对你说的事，你觉得如何？”

此话一出，相较于之前提到的淄王和顾抒的事，王夫人的面色一时更加发白了。一贯沉稳的她竟是连声音都有几分艰涩，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娘，



真的要如此？家里其他几个孩子，年纪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庶子和嫡子毕竟诚意不同。铭儿是你的亲生骨肉，也是我的嫡亲孙子，他不像他哥哥，又是驸马，又能承袭爵位，他将来的前程得靠自己去打拼。结一门好姻亲，他将来的路就好走得多了，可是，此前如六安侯府那样的勋贵都能一夕倾颓，更何况其他？章晗那姑娘心思缜密，为人又极顾情分，只看她对瑜儿的用心就知道。这样一个贤内助，远胜过那些身外之物的嫁妆，还有不知是否靠得住的岳家。况且，她父兄如今虽只是副千户和百户，将来会如何谁又能知道？而且赵王极肯用人，他身边好几员虎将，都是提拔自卒伍。”

王夫人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半晌才低声说道：“娘说的是有理，但却还有最要紧的一条：储君之位虽定，可谁知道赵王秦王这些年长藩王是否真的服气？我只怕异日万一有变……”

“没错，这就是最要紧的一条，在家从父，出嫁从夫，既入顾家门，章家女的身份便得让给顾家妇，她父兄在赵王麾下，总有些消息，万一有变，咱们家也能有个预备。”

不想太夫人竟然已经想到了这么远，王夫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思忖良久，她终于默默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此事我再和老爷商量商量，就是铭儿那里，我也得问问他，在宫里这么久，可有别的人家有什么结亲之意，否则闹了笑话便不好了。”

“嗯，镇儿和他兄弟两个，一个随了他父亲的正派，一个随了他父亲的武勇，都是好孩子。这也都是你这个母亲教导的好，就是那些庶子，一个个也都能够用心上进，不像顾振那个只知道在女人身上用心的……”说到这里，太夫人想起英年早逝的长子，忍不住再次摇了摇头，在软榻上徐徐坐下之后，她就满脸怅惘地说，“要是老大还在世，我也不用这么殚精竭虑，他素来比他弟弟多智……”

宁安阁东厢房，在元宵节前已搬回来的章晗正在给张琪摆弄那一架木质风车。这是过节期间章晟和赵破军给章昶做的东西，可她临走时，小弟却特意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塞到了她的包袱里头。虽则心酸，可此时此刻把东西装好了放在多宝格上，她却觉得格外让人心安，手指忍不住摩挲着那不曾完全打磨光滑的木槽。

“你大哥和那位赵百户真是巧手！”张琪看着这一架木风车，只觉得自己在武宁侯府过的第一个年收到的那些压岁金銀锞子等全都给比下去了。尽管她曾经对着铜镜想象过那些漂亮的首饰和绸缎衣料，尽管她也曾幻想过自



已成为别人捧在手心里的千金小姐，可真正成为那样一个人，心里头却自始至终悬着，宋妈妈的倒台也没能给她多添几分安心，只有章晗的回来，让她这些空空落落的心里一下子被填满了。

“什么巧手，那两个家伙……还有我爹，先前三个大男人把家里弄得像狗窝似的，幸好……”章晗说着就想起母亲和弟弟搬到车儿胡同的事情还是个隐秘，顿了一顿后就轻叹一声道，“害得我这次回去帮他们收拾了许久！”

“横竖你心里也是高兴的！”

听到张琪打趣了这么一句，章晗忍不住嘴角一挑，露出了一个愉悦安心的笑容。她挨着张琪坐下，饶有兴致地问道：“别只顾着问我的事，倒是你，你和四表哥怎么样了？”

“什……什么怎么样了！”张琪有些不自然地转过头去，好一会儿，才用比蚊子还轻的声音低声嘟囔道，“四哥回来了没几天就重新上宫里当值去了，连话都不曾单独说过一句。就是先头除夕夜的时候他给家里每个人都送了一份礼物，给我的是一盒特制的泥娃娃……”

听到张琪竟把那个“表”字省去了，直接叫起了四哥，章晗顿时促狭地问道：“哪儿呢，快让我看看？”

禁不住章晗催促，张琪到了多宝格边，从架子上拿下那一个红锦盒子，递到了章晗面前。揭开盖子之后，她便忍不住摩挲着那上头鲜亮的衣着，面色微微一红道：“他送顾家三位姐姐的也是这样的泥人……哦，还给你留了！”

章晗闻言一愣，见张琪又到多宝格上去拿下了另一个紫锦盒子，她接过来打开，才看了一眼，便微微笑了起来：“大家都送了，可金童玉女应该就你那一对吧？”

见张琪脸红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顿时莞尔一笑。相比顾振那个败家子，顾铭看着仿佛是个有担当有本事的男人，两人又是姑表兄妹，当真般配得很。

就在这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了楚妈妈和芳草说话的声音。不一会儿，芳草就陪着楚妈妈进了屋子来。章晗连忙和张琪起身相迎，楚妈妈行过礼后便开口说道：“表小姐，晗姑娘，宫里淑妃娘娘才刚派了人来，说是前几日梦到了已故的二姑太太，所以请过皇上示下，明日召你们入宫。”

【第二章】

宠 妃

由于太夫人说，既然身上有孝，尽可素淡些，因而这一天入宫，张琪和章晗都是素淡的装扮。两人俱外罩牙色的鹤氅，走在宫里不免格外显眼，一路上所过之处，常有太监偷瞥几眼。张琪毕竟身体孱弱，尽管在武宁侯府多方调理滋补，已经比从前好了许多，可从玄武门远远走到长宁宫，仍是又倦又累，待跨进正殿那高高的门槛时，已经连腿都有些软了。

顾淑妃的大宫女夏雨在门口迎候，帮两人脱下身上的鹤氅，把她们领进了东暖阁。然而这一次，地上却并未设拜垫，顾淑妃不等她们屈膝，便摇了摇手道：“又不是之前第一次见，不用这么多礼，来，过来坐，让我好好瞧瞧你们！”

因顾淑妃再三相请，章晗才和张琪在炕上挨着顾淑妃坐了。见顾淑妃拉着张琪端详了好一会儿，眼圈渐渐红了，随即却又转过头来看自己，章晗只觉得顾淑妃的目光里不单单是审视，仿佛还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信息，心里不禁极不踏实。好在这样的打量并没有持续多久，外间就突然传来了一个通报声。

“娘娘，惠妃娘娘和敬妃娘娘来了。”顾淑妃闻言愕然，但随即就笑道：“你们不用紧张，惠妃是嘉兴公主之母，素来和善可亲，敬妃也最喜欢年轻女孩儿。”

话虽如此，可张琪一时只觉得心怦怦直跳，好在章晗紧紧拉住了她的手，让她稍稍心安一些。不多时，就见两位宫装贵妇进了屋子。前头的贵妇约摸和顾淑妃差不多年纪，头戴鸾凤冠，一身大红团衫，后头的却是年轻几岁，身材窈窕，但她的衣着看上去反而显出了几分老成来。

顾淑妃和两人见过礼后，便指着那大红衣裳的贵妇对章晗和张琪说道：“这是惠妃娘娘。”如此一来，那相貌年轻而穿戴更老成的贵妇，便是敬妃了。章晗和张琪自然和从前见顾淑妃一样行了大礼，而惠妃和敬妃亦是笑吟吟地送了见面



礼。顾淑妃见两人一一收了，便笑着说道：“连见面礼都预备了，足可见你们来得不止是巧了！”

“早听我家十二娘说，姐姐的外甥女和干外甥女都是如花似玉的姑娘，我自然得来瞧瞧。”惠妃丝毫不见外地端详了章晗和张琪好一会儿，这才笑眯眯地说道，“况且，姐姐的晚辈也就是我的晚辈，送一份见面礼，还不至于送穷了我。”

敬妃不如惠妃和顾淑妃这般熟络，只是微微笑道：“我们来得自然不简单是巧，姐姐昨日求准了皇上召见她们两个，这事情早就在宫里传开了。要不是姐姐这些天一直说身上不舒服不见人，怕不止我们两个要过来。”

尽管惠妃和敬妃都是话里有话，章晗不明就里，难以摸清两人究竟在打什么机锋，可见顾淑妃面色微微一沉，她便知道只怕她和张琪入宫的事情传扬开来另有原因。不过，顾淑妃只是微微不悦一阵，就微笑着把话题带了过去：“不过是有些人捕风捉影，我只想着我妹妹当初跟着夫婿到了任上，操持内外多年，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女儿，还有哈儿，总不免想多看看她们。长姊如母，从前母亲操劳内外，妹妹几乎都是我一手带大的。”顾淑妃说着面色就黯然了下来，揽着张琪道，“这可怜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没了娘……”

惠妃嘴角一挑，起身把章晗拉了过去，叹道：“你那妹妹虽只有一个女儿，但还教导出了一个蕙质兰心的干女儿。京城多少勋贵宦千金，可有几个真心待姊妹的？隆福寺那件事情我听说了之后，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就是这样一个好姑娘，秦王妃还要算计。姐姐可别说你不知道，她竟说什么章姑娘为人稳重聪慧识大体，打算为自己那个庶子陈善聪求娶！”

秦王妃果然是打的这种主意！章晗原本对于此前秦王妃的邀约，还有在秦王府中险些遭人陷害有些猜测，此时惠妃一言捅破了那一层窗户纸，她只觉得又惊又怒，脸色也有些发白。而张琪就更不用说了，她一把抓住顾淑妃的手哀求道：“娘娘，那一次哈妹妹都是为了我，求求您千万别……”

“好孩子，别说了，我都知道。”顾淑妃嗔怪地看了惠妃一眼，见其满脸不以为然，知道她这心直口快的性子和嘉兴公主如出一辙，因而阻止了张琪之后，她看着章晗说道，“哈儿，你也不用慌，秦王妃提是这么提，可你毕竟是我的干外甥女儿，和陈善聪的辈份本就对不上，这事我自然不会让她如愿以偿！”

先头说了一句话后便再没吭声的敬妃这才说道：“秦王府里头妻妾争风的传闻也不是一两天了，听说秦王就是绝不肯的。秦王妃如此私心，以为别人不知道，以为皇上不知道？身为王妃，这样小家子气！与其说她是看中了章姑娘的稳重聪慧识大体，还不如说她是觉得章家寒微，帮不上陈善聪将来和世子相争！”



敬妃这番话犀利不留颜面，惠妃瞥了一眼章晗，皱了皱眉说道：“所以，一定不能便宜了陈善聪那个妄自尊大眼皮子浅的小子，姐姐，这事上你可千万拦住了；不然的话就叫上我和敬妃，皇上面前我们也会奏两句！”

尽管对嘉兴公主颇有几分好感，连带着对惠妃的第一印象也相当不错，可章晗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么一位极其得宠的皇妃，居然会因为仗义而帮助自己，而且还把敬妃也拉了进去。可不明白归不明白，她仍连忙起身拜谢。

“还没成呢，别拜了！”敬妃含笑把章晗搀扶了起来，把人按着坐下，这才语重心长地问道：“听说你之前受邀去秦王府的时候也是见微知著，识破了一个陷阱，连带着赵王妃也避免了一场麻烦？”

皇家贵族之中这些消息传得实在太快，章晗只得沉默着低下了头。然而，敬妃却是哂然一笑道：“万一秦王妃一再不松口，那就用这件事情堵她的嘴吧！人家姑娘到了她府上都险些被人算计，她还打算为庶子求娶，这都是哪门子的算盘！”

“好了好了！”顾淑妃不想今天把章晗和张琪接进宫来，竟让惠妃和敬妃你一句我一句揭出了这些隐情，一时终于忍不住了。她嗔怒地看了惠妃一眼，又斜睨了敬妃一眼，这才端起茶道：“我好不容易才请旨把她们接进宫来小聚一会儿，偏生你们提起一茬又一茬烦心事！”

“好好，我该说的都说了，这会儿告退还不成么？”

惠妃先站起身来，满脸愧疚状地举起手道，而敬妃则是款款起身，淡淡地说：“姐姐，虎无伤人意，人有害虎心，有些事情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放纵过去。”

“什么事不能放纵过去？”门外突然传来的一个声音让屋子里一片寂静。觉察到这个苍老的男子声音不像太监，又发现顾淑妃和惠妃敬妃全都大惊失色，章晗就是再没脑子也能想到这是谁，然而，她仍是等到门帘高高打起，一个身穿深青色右衽斜襟袍子的老者进了门时，才一把拉了张琪随着顾淑妃和惠妃敬妃跪了下去。

皇帝扫了一眼跪伏地上的三位嫔妃以及章晗和张琪，随即才淡淡地说：“刚刚敬妃说什么事不能放纵过去？”

尽管敬妃只有一位公主，却素来极得圣宠，可此时此刻被皇帝当头一句话逼问下来，在她后头的章晗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敬妃撑着地面的两只手竟在瑟瑟发抖。好一会儿，敬妃却突然直起腰来，随即又磕了一个头，这才沉声说道：“臣妾是说，秦王妃私心太重，以至于府里嫡庶不分不安其位，不能放纵了！”

竟是说了实话！



【第三章】

书呆子

章晗只觉得心跳都快停止了。

皇帝不知道是几时来的，也不知道为何外头不曾有人事先知会一声，更不知道究竟听去了多少众人的谈话，此时此刻敬妃这番陈情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但仍然担着巨大的风险。尽管章晗低伏的头只能看见地上平整的青砖，可还是能依稀察觉到那位至尊的情绪变化。

“不愧是敬妃。”皇帝不知喜怒地如此评价了一句，随即就冲着顾淑妃问道：“淑妃，你昨日提到的两个外甥女儿，便是她们？”

顾淑妃连忙直起身来，恭声答道：“回禀皇上，正是臣妾的外甥女张氏，还有她的干妹妹章氏。”

“抬起头让朕看看。”皇帝说完这话，便看着那两个姑娘缓缓抬起头来。那个一身霜色的满脸局促，搁在身前的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甚至因为紧张而用力过度，指节处亦有些微微发白。那个一身淡绿色的则稍微从容一些，但双眼也低垂直视地面。虽是丝毫不相似的两张脸，但礼仪却还都颇为娴熟。

记得之前因弹劾顾长风任人唯亲，帮妹婿谋京官，他让顾淑妃召两人入宫的时候，问起过顾家女婿张昌邕，那个不是亲生女儿的说了些对张昌邕不利的实话，言谈间有些为顾淑妃之妹鸣不平的意思。也是此女在隆福寺为了护着干姐姐，竟以自尽相逼，至于秦王府的那桩事情，也有人回报了他。由此可见，惠妃和敬妃所言秦王妃的私心，确实是昭然若揭。

因而，又看了一眼两人衣着，他便开口说道：“都起来吧。”

尽管只是这么一小会儿，但众人都已经浑身僵硬，膝头的酸痛就更不用说了。章晗见张琪扶着地老半晌都没能挪动，把心一横便搀扶了她一把，可



等到站起身的时候，就发现皇帝饶有兴致地看了过来，她慌忙深深低下了头。

“朕只是随处走走，突然起意就到长宁宫来逛逛。”随口说了一句，皇帝方才在炕上坐了下来，不等顾淑妃吩咐人去沏茶来，他就开口对惠妃和敬妃说道：“淑妃难得见家里人，你们两个腿也太长了些，偏偏拣在这种时候到她这儿来搅局。”

这话若是别人说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从天子口中说出来，惠妃和敬妃自然是慌忙请罪告退。可皇帝却摆摆手道：“来了就算了，此次朕把诸皇子皇孙选妃的事交给了你们三个，你们三个随时随地商量，原本是应该的。只不过，敬妃刚刚指斥秦王妃私心太重，朕也想对你们三个嘱咐一句，凡事不要私心过重！”

皇帝如此训诫，顾淑妃和惠妃敬妃自然慌忙再次行礼，而章晗也顾不得其他，索性就搀扶着已经有些木了的张琪一块跪了下去。然而这时候，她只听得皇帝又开口说道：“天家之中，倘若上上下下都能彼此扶持少些私心，朕也可以省些心！淑妃，难得你见家人，今日既然给那么多人搅扰了许久，你中午就留她们用饭吧！”

顾淑妃眼尖，瞥见皇帝说完这番话便径直起身往外头去了，她连忙高声说道：“恭送皇上！”

“恭送皇上。”

随着里里外外这一声声响起，章晗终于暗自舒了一口气，等顾淑妃和惠妃敬妃起身，她才扶了张琪起来。这时，惠妃敬妃都忙不迭地提出了告辞，顾淑妃自然不会挽留，等把两人送到正殿门口，她携着章晗和张琪回到东暖阁的时候，也忍不住轻轻吁了一口气。幸好惠妃敬妃两人都是知道分寸的，没说太多要命的话，否则今天就真的是糟糕透了！她接过夏雨递来的帕子擦了擦额角，抬头吩咐道：“去小厨房吩咐，做几样家常菜，清淡一些。”

皇帝留饭的话夏雨在外头也听得清清楚楚，此时连忙答应一声退出门去。这时，顾淑妃才拍了拍张琪手背说：“历来外眷进宫，至多盘桓一个时辰，似上次你们二舅母和三位姐姐来，也是因为江都郡主相邀，这才多留了一会，更不用说宫中留饭了。由此可见，皇上对你们姊妹的印象都还不错。”

张琪根本没敢抬头去看那位天子，只记得那苍老低沉的声音，根本连模样都不知道，此时听顾淑妃如此说，她异常错愕：“咱们刚刚都吓得傻了，什么话都没说过，皇上哪能对咱们有什么印象？”

而章晗胆子大些，眼角余光约摸瞥见了那位至尊天子的面貌，只觉得乍一看是个寻常老人，可言行举止中那种九五之尊的气势却非同一般。人都说天子之威震慑天下，果然是如此。

“印象如何，未必要说话。”尽管被天子突然出场搅和了一下，顾淑妃此时的心情却颇不错，笑语了一句，拉着两人又东拉西扯地问了她们到京城后的情况。眼看快到午饭时分，外头却通报进来，说是淄王陈榕和赵王世子陈善昭一块来了。闻听此言，顾淑妃顿时微微一愣。

“今天不是在文华殿听杨先生讲书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杨先生身上突然有些不好，所以我就派人去向礼部说了一声，又去向父皇请示过，请杨先生先回去了。”随着这话，淄王陈榕就进了屋子来，后头则是陈善昭。叔侄二人一模一样的石青色袍子，只有鞋子有些区别，陈榕是青缎朝靴，而陈善昭则是黑色千层底的布鞋。两人一进屋子就瞧见章晗和张琪起身行礼，陈榕笑吟吟地摆手吩咐免礼，和陈善昭一块对顾淑妃行过礼，紧跟着，陈善昭向二女微微颔首，这就算是见过礼了。

“善昭正好找我借两本书，我记得此前搁在母妃这儿了，他从前也是常来的，所以我就领他过来了，一时忘了母妃这儿还有客人。”

“你还说呢，我难得见一见娘家人，她们一来惠妃和敬妃就来了，紧跟着便是皇上，然后你也带着善昭这孩子来搅局。”嘴里虽嗔着，但顾淑妃转瞬又笑道，“才让小厨房多做了几个菜，你们两个也就不用回去吃了，正好在我这儿用了再回去。”

淄王陈榕自然连连道好，而陈善昭也大大方方地说道：“多谢淑妃娘娘，文华殿那边的膳食都是光禄寺送进来的，好端端的食材却做不出滋味来，实在是暴殄天物。之前十七叔说带我到长宁宫来找书，我就寻思着，是不是能在您这儿蹭一顿饭。”

顾淑妃一时哑然失笑，陈榕也忍不住笑道：“能把蹭饭这理由说得这么光明正大的，也就是你了！”

骤然有这么两个天潢贵胄的加入，张琪自然更加不安，而随着到外头明间摆饭的时候，章晗见陈榕一手搀扶着顾淑妃，顾淑妃另一只手却拉着张琪，一时只觉得异常难解。而这时候，她突然察觉到一旁投来了一道视线，侧头一看，见陈善昭正冲着自己眨了眨眼睛。可再看时，刚刚那表情便仿佛转瞬即逝似的，再也不见半点端倪。

这一顿饭，吃得兴高采烈的，大约只有赵王世子陈善昭。淄王陈榕顾淑妃也好，章晗和张琪也罢，见那么一位人前温文尔雅的赵王世子用绝佳的仪态添了两碗饭，将一个个盘子全都扫了个底朝天，全都是瞠目结舌。直到陈善昭放下筷子笑眯眯地道了声吃饱了，陈榕才难得地问道：“光禄寺不温不

火的饮食确实难吃，可你家里的厨子难道也那么不中用？”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母亲从小就在我耳边念叨的，再加上我饭量大，不知不觉就养成了这习惯。”陈善昭仿佛有些不好意思似的欠了欠身，“让淑妃娘娘见笑了。”

“见什么笑，都知道你母亲俭省，可没想到竟然这么教你！”

被陈善昭这么一搅和，气氛方才稍稍活跃了一些。漱过口用了茶之后，顾淑妃吩咐夏雨带着陈善昭去找书，让章晗和张琪扶着自己到外头长宁宫院子里散步，而淄王陈榕又向张琪问起了太夫人的情形。尽管看似寻常一家子散步闲话家常，可章晗却总觉得心里极其不踏实。

好一会儿，陈善昭方才从里头抱着一堆连人都几乎看不见的书喜滋滋地出来，哪里像他之前所说只是借“两本书”？顾淑妃看得又好气又好笑，连忙叫了陈善昭随行的太监进来，等那一堆书都换了手，她才开口说道：“爱书如痴是好事，可你也别老是秉烛看书到深夜，没来由伤了身体。”

见陈善昭那一脸爱书成痴的样子，想到此前他从福生金铺旁边那家书斋出来的懒散模样，还有后来两家全都被查抄，一个右都御史一个锦衣卫指挥使全数倒台，这其中只怕多数都是他的算计，再想到他居然信口开河叫她表妹，章晗忍不住就挑了挑眉。

这个人，太会装了！

她正这样想着，带着那抱满了书的小太监往外走了没几步的陈善昭突然转过头来，径直看着她说道：“对了，差点忘了告诉淑妃娘娘和十七叔，父王已经定下了正月二十六动身，三弟四弟随军。听说这时节辽东还是天寒地冻，着实辛苦他们了……”

陈榕忍不住打趣道：“你要真心疼你那三弟四弟，你就少看些书多多练武，也跟着三哥赵王上阵不就得了？”

“不成不成，人各有天赋，不能强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幸好我留在京城，否则行军之中哪有时间看书？”

笑语了一句之后，陈善昭方才长揖告辞。看着他步伐轻快离开的背影，章晗不禁心中一动。二十六动身，那她近日之间，却是得去和父兄道别了……他这话，怎好似是对她说的？

【第四章】

婚事

宁安阁正房东次间，随着午饭时辰渐渐过去了许久，太夫人面上露出了明显的不安。这时候，她突然听到外头一阵说话声，转瞬间，就看见顾钰端了一个黄杨木条盘过来，后头则是王夫人。“老祖宗，听说您胃口不好不想吃午饭？我亲自做了一道翡翠豆腐羹，您尝一尝？”

尽管没什么胃口，但顾钰做好了汤羹亲自送来，太夫人也不能不给一点面子，见孙女亲自在炕桌上摆好了，她便随便用小勺舀了几勺用了，隨即便放下了勺子。见此情景，顾钰免不了瞅了王夫人一眼，王夫人这才在炕上对面坐下了。

“娘仿佛有些心神不定？”

“瑜儿和晗儿入宫那么久，到现在还没回来，我这心里实在是安定不下来。”太夫人叹了一口气，随即忧心忡忡地说道，“咱们家是勋戚，往日钰儿也好，大丫头二丫头也好，都是常常进宫的，午饭前必会出来，如今耽搁了这么久，必然遇到了什么事。眼下虽说诸事渐定，但有些事情也难保，更何况淑妃好些日子没从宫中捎信，怎么突然只召见她们两个？”

“是啊，我也很想念淑妃娘娘呢！”顾钰轻轻皱了皱鼻子嗔道，然而，还没等她说下一句话，就看到母亲投来了一个警告的眼神，她想了想便站起身来蹑手蹑脚退了出去。等出了正房，她就有些气恼地揉着衣角，心里更不痛快了。

自从张瑜和章晗姊妹来了之后，老祖宗就对她大不如从前，就连母亲也常常教训她！可张瑜有什么好的，性子古怪沉默寡言，章晗再好也是外人，用得着为了她们这么牵肠挂肚吗！

顾钰既然离去，屋子里的赖妈妈和丫头们也自然而然都退开了，太夫人踌躇片刻，便看着王夫人道：“淑妃和惠妃敬妃在除夕那一天领命给皇子皇孙选妃，